

传统是一种血液

——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陈华文

提 要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典性的问题,但许多研究和认识大都限于两者之间的表象,并没有发掘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的深层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形成之初就具有的血缘性联系的探讨,论述了两者之间存在的不仅是传统上的,而且是生命上的关联。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有着多大程度的联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在儿童文学的成长过程中,民间文学对儿童文学的存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韵文体的儿歌或歌谣以及散文体的童话或故事,曾经是传统儿童文学直接的体现。下面的论述将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

一、在儿童文学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之前,民间文学涵盖了儿童文学

文学的发展最初只有单一的一种样式,即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民间文学。这种单一文学样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大约有二三百万年到数十万年的历史。当然那时的所谓“文学”,可能非常的简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语言已经比较发达,丧葬等有着信仰支配的习俗已经产生,人们之间的交往已较为频繁。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农耕文化兴起,定居的村落形成,有的规模已经不小。为了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当时的语言已很发达,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差异。谢选骏认为,神话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事实上,作为讲述,它的历史一定比此时的神话要更为悠久。原始人接触到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或氏族,了解了不同的文化习惯,总是希望能够向别人讲述,这种讲述就形成了最早的“文学”。讲述不仅传播了文化和文化相异性,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思维,使讲述者和听众的

想象得到锤炼。到神话时代,这种讲述已经非常成熟,叙述的内容、结构和技巧都有了现代叙事文学的特点。

因此,在文字产生之前,讲述一直是文学的唯一方式。其中需要提到的是定居这一形式,对于讲述带来的革命性意义。定居,尤其是在从事农业生产后的定居,形成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规律。面对雨季,特别是面对炎热的夏季和漫长的冬季,原始人怎样去消磨这些时光呢?笔者认为他们之间各自讲述一些轶闻和故事,便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种讲述面对的是老人、儿童,男人或妇女,人们在讲述故事时便不可避免地要有所顾忌和选择。尤其是对于儿童,这种顾忌和选择将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点,从原始人需要通过用“成年礼”将成人与儿童分别开来,就可以得知。儿童是与成人具有完全不同文化意义的群体,他们得到更多的照顾和保护,同时也有更多的禁忌。这就决定了儿童所能接受的讲述,必定是相对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要人们有意识地、有区别地对儿童讲述不同的故事,那么,“儿童文学”也就产生了,当然,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至今,传统社会对儿童的讲述,依然保持着这样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仅仅用一种方式,即口头语言来表达。只有文字产生之后,文学才开始有了分野:一种是用口头语言表达的文学,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民间文学，一种是用文字表达的文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家文学或书面文学。然而用文字表达的文学，一是受文字发展本身的约束，二是受文字掌握者的影响，他们更多地是记录拥有文字者本阶级的生活。因此，书面文学所存在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从甲骨文这种最早的成熟文字所记录的内容，都限于当时统治者的祭祀、占卜等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字并不是为了文学而创造的，就像口语不是为了讲述而创造的一样。只是通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之后，文字才成为文学的最主要的媒介。

口头的讲述，传承了人类发展的数十万年的知识和经验，如神话、传说、故事或歌谣等等便是如此。所以，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上，文学的作用，有时是其他文化样式所无法取代的。对于儿童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原始人不仅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区别地对儿童讲述不同的神话、传说或故事，而且一直保持了这种规则或传统。直到语言文字非常发达，有智者突然感悟到有必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有针对性地作用于儿童，这种讲述与文字表达的分野才显露出来。因此，在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出现之前，儿童的文学感悟、知识传授或道德教化及娱乐快感等内容，便都由民间文学来承担。传统的民间文学在历史上曾一直涵盖了儿童文学，直到有一天儿童文学由于智者的感悟而从民间文学中分离出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但是这种独立并不是完全的独创，就像文学是从口语文学逐渐走向成熟的一样，它只不过是文字替代口语讲述而已。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在儿童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学门类之前被涵盖于民间文学之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儿童文学是在民间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在儿童文学成为一种正式的文学门类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特别内容，一直是儿童接受教育或娱乐的独有形式。其中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在儿童成长中的影响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尤其是故事中的童话和歌谣中的儿歌，它的传承对象和接受者基本上都是儿童，是一种专门针对儿童而创作的文学样式。如“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娘娘真要好，买条鲤鱼烧烧，头弗熟，尾巴焦；刮起尾巴再烧烧，外孙吃了快快摇。”

这种歌谣在全国各地都有流传，听到或唱起这类歌谣，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对外婆的那种特殊的怀念。又如：“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打不到，打到小松鼠。松鼠有几个，让我数一数，数去又数来，一二三四五。”既有趣，又让儿童在轻松愉快中学习了数数。这一类针对儿童的歌谣形式很多，内容也非常丰富，像你拍一我拍一，或你一我一以及绕口令之类等等，许多还结合娱乐活动，一边玩一边唱，有趣又易记，娱乐、学习、教育两不误。

故事的情形也同样如此。有一则故事叫《十兄弟》，这则故事主要是通过奇特的人物特征，即老大是顺风耳，老二是千里眼，老三是有力气，老四是钢脑袋，老五是铁骨尸，老六是长腿，老七是大脑袋，老八大脚，老九是大嘴，老幺是大眼。率达到吸引听众的目的。而这种奇特的人物特征，最能让谁相信呢？那就是儿童。故事的结局是大水把秦始皇冲到海里喂鲨鱼，大人可能不相信，但儿童却会深信不疑。

在民间文学中，这种夸张或变形了的故事非常发达，大部分都是针对儿童讲述的。什么仙女下凡变做勤劳善良者的妻子呀，什么天鹅变成美女呀，也有青蛙变王子、田螺变美女、蛇变人（有男人是蛇郎，女人是白娘子之类）、老虎（狼）变外婆等等。这是一些与儿童思维方式完全相一致的故事形态，能满足儿童好奇、求新、求知的欲望。为此，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学形成了许多固定的模式或类型，勤劳者能得妻、善良者有好报、异类能变形为人、宝物总是帮助弱小者、只要不懈努力总能达到目的等等。人们能通过这些故事表达善良的愿望、美好的情感、社会的道德伦理和善恶、美丑、爱憎、是非等观念，并对儿童起直接的熏陶、教育、分辨是非的作用。

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民间文学模式或类型，在儿童文学形成的过程中，起了最直接的滋养和催化作用。蒋风曾说，“在没有儿童文学的那些古老年代，民间文学不仅从自己适于儿童口味的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儿歌、童谣、谜语、谚语等填补了空缺，而且还对儿童文学的萌芽有着直接的影响，起了催生、孕育的作用。”^[1]确实如此，儿童文学是在民间文学的滋养下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这种滋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文学中形成的有针对性的适于儿童的讲

述原则,是形成儿童文学的原初基点。这是一种原则的滋养。从本质上说,是民间文学催生了儿童文学。因此,当“讲述”有了有意识地区分儿童与成人之后,口传的儿童文学便已孕育于其中了,儿童文学只不过是这一原则用书面文学的形式加以发展并使之更为成熟而已。

2、早期的儿童文学家基本上也都是民间文学家。原因是:儿童文学是从民间文学中脱胎而来的,他们首先重视民间文学,其次才从事儿童文学,并渐使儿童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门类和学问。因此,早期的儿童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对民间文学文本的改编和再创作,如夏尔·贝洛、格林兄弟、安徒生便是如此。安徒生曾说,“我所作的童话都是取材于幼时听过的老故事,和缪尔丝(Musaus)一样,不过是用我自己的态度写的罢了。”^[2]事实上,即使到了儿童文学成熟期之后,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依然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3、民间文学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方法、形式等方面,曾有过很大影响。表现在:

第一、叙述形式的影响。强调时间、人物、过程、结果是民间故事中最完整的叙述形式,这一形式不仅对成人文学即文人文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对儿童文学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如三段式或重叠式在儿童文学中运用得就非常广泛,即使在科学童话中也不例外。叶永烈曾说,“为了使科学童话情节有趣,起伏跌宕,可以运用‘三段法’。三段法是童话中常用的手法。这些三段法,大都是采用‘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吸取前两次失败教训,最后成功了’的三段,逐步从低潮到高潮,形成起伏波澜。”^[3]这种叙述形式之所以受到重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三段式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失败再失败直至成功。对于故事或童话来说,其实是要告诉人们,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同时要不怕困难,勇往直前。这些至深的哲理被包容于叙述模式之中,成了一种深层的文化内容,人们自然不会舍弃。

第二、故事结构的影响。在民间文学当中,强调完整性、强调过程和强调故事的圆满结局是普遍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民间文学是一种乐观向上、决不悲观绝望的文学。这种热情洋溢的情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完整的叙事结构,也在儿童文学中得到体现。早

期由于受民间文学的影响更为直接一些,因此,大团圆的结局也就更为常见,如《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等都是如此。

第三、表现方法的影响。在民间文学当中,变形、借助宝物、人与物可以直接对话、人与物可以和平相处等等是常见的事,也是常用的手法。这些表现方法,在儿童文学当中也得到保存,成为儿童文学的常用表现手法,并因此使童话之类形成常人体、超人体、拟人体等不同的形式。

第四、文学体裁的影响。民间文学有散文式的神话、传说、故事,韵文式的歌谣、谚语等形式,这些文学体裁对于儿童文学的形成、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借鉴作用,有些还成为直接的过渡形式,如故事中童话类的魔法故事、精灵故事、怪孩子故事、动物故事以及寓言故事等形式,歌谣中的格言、谚语、谜语,尤其是儿歌、童谣等体裁内容,儿童文学都进行了直接的借鉴或模仿创作。直到现在,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一些具体的类型,还是以是否为个人创作为分野的依据,像民间童话或自然童话、文学童话或作家童话、传统儿歌或作家儿歌等等,仅仅是在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加以区别,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似性。

4、民间文学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蓝本,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早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主要源于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改编或加工,这一点已为儿童文学界所认同。事实上,民间文学一直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最直接、有效的蓝本,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等内容都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各种素材。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4]虽然表明的是希腊神话对各种艺术的影响意义,但从根本上说,也表明了民间文学这一独特样式对于儿童文学的影响。直到今天,民间文学的各种题材内容,还在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着素材。如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张士杰的《渔童》、阮章竞的童话叙事诗《金色的海螺》等,都是从民间文学中获得原型、素材或灵感,并通过作家的加工再创作而成功的。有许多作品甚至是民间文学文本的直接改编,如张天翼的《大灰狼》、乔羽的《果园姐妹》取材于狼外婆故事;老舍的《宝船》和《青蛙骑手》,取材于汉族和藏族的同名故事;任德耀的《马兰花》,取材于蛇郎型故事;《金色的海螺》取材于

螺女型故事;《神笔马良》则是惩恶扬善的宝物故事的翻版。陈伯吹说,“民间童话是童话的宝库,有着无数的未加雕琢的璞玉。它从来是培养人民积极乐观的精神,鼓励人民追求未来美好的生活,坚定人民战胜天灾人祸的信心。如果通过作家的手笔,把民间童话的精神实质,经过加工整理,这是儿童上好的精神粮食。”^[5]葛翠琳在回忆自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时也说:“五十年代我经常去农村,那时,儿童书籍在农村里很少见到。但许多孩子,刚会讲话的时候就听故事。那些没有写成文字的民间故事,把人民的智慧和美好的愿望,撒种在幼小的心灵里,使孩子们发出快活的笑声,也引得他们张着大眼睛思考:‘这是为什么?……’在秋收的场院里,严冬夜晚的热炕上;在热闹的小客店里,长途运输的火车上;在老农民小憩的茶桌旁……我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吸引我,感动我。……我从民间文学中吸收营养,为孩子们写童话。也让那些没有写成文字的故事,给更多的孩子们听到看到。”^[6]这说明作家的创作与民间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以上几方面说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正是民间文学,在儿童文学形成和成熟期给予了最直接的滋养,使它茁壮成长,成为对“人”这一社会个体最初进行角色教育、娱乐和导向性习惯培养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三、传统的血液是一种不息的生命,你可以感受它,却不可以失去它

可以这样说,儿童文学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脱胎而发展、成熟起来的,虽然今天的儿童文学已经“长大”,已经具有了自己的个性生命,但它身上流淌着的血,却依然有民间文学的基因,并成为它不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间文学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血液,存在于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儿童文学之中,除了我们上面所叙述的各种关系和儿童文学发生发展史中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联外,民间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也是它作为一种血液不息地流淌于儿童文学之中的内在原因。这种个性特征,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而口头文学所具有的通

俗易懂的特点,是儿童尤其是低幼儿童接受成人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和知识的最主要途径。这就要求儿童文学也必须用通俗易懂、近似于口头语言的形式来表达。否则,儿童就难以接受或不予接受。

2、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许多作品,幻想性极强,完全适宜于儿童用形象而不是逻辑来思维的特点。民间神话中那些具有神奇能力的大神,他们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同时给世界带来光明和生机。神话用诡异的情节告诉人们这样那样的世界的奇异性,正是这种奇异性,深深地吸引了原始人,也深深地吸引了儿童们。至于童话中的幻想,那就更是人所尽知的了。人可以因被巫师施了巫术而变形为动物,动物则因巫术或修炼而变形为人,那些勤劳者在一夜之间会获得财富或美妻,而那些弱小者则因借助宝物而战胜或惩罚那些貌似强大的人,人们可以乘着飞行毯随意飞行,也可以借助宝物,得到你想得到的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想到的,就可以立即变成现实。高尔基曾比较理性地解释故事中的这种现象,他说,“我从歌曲和故事里得到了什么呢?…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行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靴’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洒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筑好,总之,故事在我面前展开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之光,在那种生活里,有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在活动着,幻想着更美好的生活。”^[7]事实上,儿童从这些故事中所要得到的也许仅仅是一种他们需要满足的好奇心和对世界五光十色的梦想。因为儿童与成人并不一样,他们更为纯洁,没有受现代各种文化的浸染。周作人说,“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始)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8]我们许多人可能都曾见过自己的孩子在小时候,一个人非常认真地与一棵树木或一本小书对话的情景,那不是一种自言自语,而是儿童对事物认识的一种表达。他们相信那棵树或那本书是与人一样具有情感和生命的,这也可以理解原始人为什么会相信万物有灵,而童话中为什么含有“原始社会的遗物”了。正是这种以幻想为基础的形象的思维特点,给民间文学带来了一些不太友好的评价,诸如缺乏科学性,是一种谎话、胡说八道等。然而,也正是这种幻想性,带给儿童文学与其他文学不同的分野:

要是在儿童文学中没有了动物可以拟人和对话,表达人类所有的道德责任、文化积累,而人也不能与动物对话,理解它们的情感需要的话,那么,童话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而成为一种干巴巴的说教了。因此,民间文学中形成的五光十色的幻想性,不仅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更是儿童文学的生命力所在,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情感血液。

3、民间文学是一种从来都不掩饰自己具有说教价值的文学样式。但民间文学中的说教,主要在于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表现世界的真实一面,敢于将自己的文化哲理、生存之道,通过故事或歌谣加以表达。因此,它本身包含的是传授知识、传授人们所积累起来的各种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和区别善恶、美丑的审美观念,是一种生存文化的形象教育。这种说教,不管你承认与否,同样在儿童文学中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运用。《皇帝的新装》中的讽刺或说教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稻草人》也同样具有说教意义。至于现在的低幼文学,说教意义就更为直接了当。在这儿,说教的目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培养儿童成为“人”这一独特动物的文化适应度和宽容度。只要儿童文学没有脱离社会或家庭而存在,那么,说教的特征也就不会彻底消

亡,由民间文学所形成的这一传统,也就会得到传承。

4、民间文学也不否认自己具有娱乐性特征,说教或知识的传授往往就在娱乐过程中完成。人们讲述故事,除了内在地传达故事所具有的价值之外,更注重故事讲述过程中讲述者和听众的身心的娱悦。因此,要说娱乐是民间文学的生命,并没有错。这种娱乐性的特征或个性,也被儿童文学所继承。近些年来人们相信儿童文学是一种快乐的文学,娱乐是最主要的目的,原因就在于儿童文学中所具有的娱乐价值取向。其中结合游戏的儿歌或童谣,其娱乐性特征就更是一览无余了。

从以上简单和不成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感知,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在长期的过程中,由于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各自的发展和文学规律的制约作用而逐渐由表象向内在本质联系过渡。因此,当我们看到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独立的文学分野之后,就淡忘了两者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或漠视了这种联系。但事实上,民间文学传统就像一种血液已深深地流淌于儿童文学的身体之中,不能失去它,否则,儿童文学的生命就会失去光彩直至枯萎。

注释:

[1][2] 蒋风:《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民间文学研究文集》,1982年7月,第14页,第15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编。

[3] 叶永烈:《科学文艺漫笔》,《儿童文学研究》第一辑,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13页。

[5] 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

年,第62页。

[6] 葛翠琳:《我喜爱儿童文学》,《我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第339页。

[7] 引自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15页。

[8]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43—1949儿童文学论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第441页。

(责任编辑 吴月芽)